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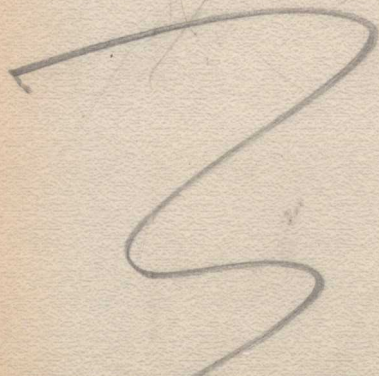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集


好人田木瓜

HAOREN TIANMUGUA

束 为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集

好人田木瓜

束 为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人田木瓜 / 束为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203-05984-4

I. 好… II. 束…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851 号

好人田木瓜

著 者: 束 为

责任编辑: 梁小红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7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984-4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历

李束为，原名束学礼，笔名束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朱家管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八路军，一九三九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历任山西抗日少年先锋队战士，抗日学生游击队班长，政卫队、决死二纵队班长，决死二纵队剧团书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副股长，晋西北文联干事，《晋绥日报》编辑，中共晋西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兼太原市文联主席，中共太原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名誉主席。是山西省监委委员，省第一届政协常委，省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经省委同意，享受副省级待遇。一九九二年五月，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一九九二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一九九二年二月离休。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日，因病在太原逝世。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老长工》，报告文学散文集《南柳春光》及《束为作品选》。散文《吕梁小夜曲》获山西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金牌奖、赵树理文学奖散文一等奖。

目 录

初升的太阳	(1)
苦海求生记	(10)
租佃之间	(50)
谈判	(63)
放羊娃李三孩	(68)
老婆嘴退租	(75)
红契	(80)
土地和它的主人	(89)
第一次收获	(98)
十年前后	(105)
卖鸡	(113)
春秋图	(119)
缺粮户	(130)
过时的爱情	(137)
难忘的印象	(152)
好人田木瓜	(161)
老长工	(172)
唉,这伙年轻人	(184)
临时任务	(192)

权力下放	(199)
拐先生李步高	(209)
多年的愿望	(220)
于得水的饭碗	(237)
大事业	(249)
清风习习	(260)

初升的太阳

毛毛细雨下起来了。张进才老汉放下饭碗走到大门口，看看那灰蒙蒙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好天老爷，下吧！连着下两天就好啦！”他的话还没落音，忽然听见有人闷声闷气地说道：“混账天老爷！故意和我作对！”

张进才抬头看时，一个又瘦又高的老汉已经来到面前。这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身上披了一个毛口袋，手里拿了一张大锄。张进才急忙打招呼：“夫太老汉，下雨天还上地呵？”

夫太老汉停了停脚步，说道：“不上地怎么办？连阴上几天，一场风就把谷子拍倒了。哼！互助组，互助组你们抢先把谷子薅完了，我的谷子还没有薅呢！”

张进才老汉立即打开笑脸，说道：“夫太老汉，天晴了，我们给你还工，帮你薅谷子。”

李夫太老汉也不回答，也不瞧进才老汉一眼，急忙迈开步子向前走去。接着，他儿子明顺也扛着大锄走过去了。

李夫太常常当面给人难看。这几天，村里又嚷嚷办农业社，他又作了难了。前天，他儿子明顺问他参加不参加，他狠狠地瞪了他两眼，没有说出一言半语，气得明顺直想哭。今天下雨，又逼着明顺上地，明顺没法子，只好慢腾腾地走在他爹的背后，心里挺不高兴。走到民校门口，听见里边有许多人说话，他就向民校走去。李夫太喝道：“干啥去？”明顺说：“下着雨，我不上地。”李夫太老汉

说：“你敢不上地！”明顺说：“我去开会。”说着，一跳跳上台阶，走进民校大门。他在大门里站了一会儿，取下草帽，伸出头来一瞄，他爹已经走出村去了。

他父子俩原来是挺合卯窍的。明顺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耕种锄耨都能行，在民校学习了几年，写写算算凑合，村里人都夸奖。李夫太老汉也挺喜欢。媳妇是张庄劳动模范张拴成的闺女张金凤，手勤脚快，炕上炕下都不错，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挺和睦。去年冬天，村里要办农业社，虽然因为入社的人太少，没有办成，却引得他家不和睦了。事情也很简单，儿子和媳妇坚决要入社，夫太老汉说，亲兄弟是一个娘养的，还有不和睦的，全村人搅在一起，怎么能作务庄稼，等上一两年看个水深水浅再说吧！嘴上是这么说，心里是舍不得那七亩好地入社。那块地有多好啊！平展展的像块案板，土头又好，不上粪每亩也能打三石谷。自那以后，父子俩就不大说话了。有什么紧要事情，还要金凤传话，真是别扭极了。今年春天，有一天，父子俩去种高粱。高粱，在这里也叫茭子。夫太老汉牵着老黄牛走在前面，路过民校门口，那里有许多人在吃饭，党支部书记国华也在那里。国华问夫太老汉：“夫太伯，种什么啊？”夫太老汉说：“种茭子。”走在老黄牛屁股后边的明顺马上大声说道：“种高粱。”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夫太老汉扭回头来，狠狠地瞪了明顺两眼，说道：“你呀，你呀，你专和你老子闹别扭。”明顺说：“你说种茭子，我说种高粱，咱是两条路线。你是落后路线，我是进步路线。”众人越发笑得响了。夫太老汉动了肝火，举起鞭杆喊道：“我把你个鬼崽子！我把你个狼不吃的！”喊着喊着就要打。明顺把身子撤到大路旁分辩道：“你不要打人，打人就是没道理。你要打我，我到司法科告你。”一听说要到司法科告他，夫太老汉越发火了，拿着鞭杆，撵着明顺，喊道：“告吧！告吧！我不怕，我认识司法科的张科长，他是个好人。我先敲你一顿鞭杆，再看你的。”支部书记国华马上拉住夫太老汉，众人又劝说了一阵，父子

俩才平了平气，别别扭扭去种高粱。一想起这事情，夫太老汉就发狠，他不再指望儿子帮助他，一个人上地去了。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紧，夫太老汉看看不能下锄，只好返回村里来。浑身都湿透了，身子也发冷，他想找个地方躲躲雨，走到民校门口，推开大门，走进去了。

二

互助组的会开得正好呢！开始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国华把农业社的好处说了一遍，举的尽是张庄农业社的例子。又说到社会主义社会，说到国家工业化。他讲得正有劲，有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他都明白了，现在报名吧！还有个老汉站起来说：“从春天到现在，吵吵了快一年了，甚都明白了。明白人都来了，头上抹糨糊的人还没有来，留下话对那些人说吧。”一老一少这么一挑，众人就嚷嚷起来，国华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明顺掏出他的水笔，摊开他的笔记本，说道：“报名吧！”

国华他爹走到桌子前面，抢先报了名。接着就报开了。一会儿工夫，就报得差不多了。剩下几个老汉，也走到桌前，国华问他们想通了没有？一个花白胡子老汉说：“想通了。迟不如早，早不如了，迟早也要入社，人就入了吧！”

一个黑胡子老汉说：“人家都在桥上过，咱还能往桥底钻，写上吧！”

一个圈脸胡的老汉说：“我拿不定主意，要和我老伴商量商量。明天见话吧。”

众人轰的一声笑了。笑得那个老汉直脸红，悄悄地退到墙角抽旱烟去了。

进才老汉走到桌前，问明顺：“你不用报名吧？”

明顺说：“我早就写上了。第一个就是我。”

众人听了吃了一惊，七嘴八舌问道：你一人入社，还是全家人

社？你爹想通了没有？土地改革时，分的那七亩眼睛珠子地人入不入？怕不怕你爹的鞭杆？种茭子还是种高粱？吵得明顺头闷眼花。他向众人摆了摆手，说道：“我不管他。我管我自己。咱是各人管各人。”

众人嚷道：“勾了你的名字吧！你做不了主，叫你爹来报名。”

“勾了！抹了！”

“打通你爹的思想再来报名也不迟。”

“你爹是个老顽固！”

还有人低声吵吵：“不成个东西！”

房里的人嚷成一片，快要把房顶冲塌了。国华提高嗓子喊了两声，才静下来，要大家想个办法。如果没有好办法打通夫太老汉的思想，那就等上一年两年再说。

进才老汉说道：“两难啊！夫太老汉留在社外，社里作难。你们都看见的，他那七亩地正好夹在社员的土地中间，社里怎么能使唤马拉农具。装上水车，水渠要走那块地，他的地该浇不该浇，这是一难，要想打通他的思想那是难上加难。土地改革的时候，因为他家是赤贫，农会把咱村最好最近的地——眼睛珠子地分给他家七亩。那时候，老汉真是乐得心上开了花啦！依我看哪，自从他老伴死了，那块地就成了他老伴啦！一天到晚长在那块地里。地头上垒了石头瓦块，两边地界上埋界石不放心，怕我耕了他的地，栽上了活地界——马兰草，真把人气炸了。我和他伤了和气就是为了那些没用的马兰草。那鬼东西没命地长，长得那么旺，一垄马兰草，要占三大垄地，那不是个浪费？我试着刨了几垄，他就和我翻了脸，说我要占他的土地，几乎抡了镐头，上了司法科。我想，七亩好地，把他的心给迷住了，拉了后腿啦！”

明顺听到这里，加了一句：“他快要在那七亩地上垒城墙了。”

进才老汉说得起了劲，继续说下去：“人常说，人勤不如地近。可是地近也有不好处，鸡娃子猪儿免不了去地里祸害庄稼。这是

前年的事了。那时候，还没有定公约，鸡娃子猪儿满村跑。我的花公鸡跑到他地里，大春天地里光蛋蛋的，什么庄稼也没有，公鸡只是吃了几个虫虫，叫他逮住，拿绳子拴住倒挂在枣树上，吊死了。为了这事也闹了一回饥荒。啊！脑筋真落后啊！”

人们又嚷开了，一个年轻人说：“在互助组里他不休息，也不叫我们休息。”又一个人说：“地里有一根草，他也要提意见。”

国华看众人还要嚷下去，马上接过来说道：“大家不要说了，咱们不能只说一面之理。夫太伯多半辈子给地主当长工，也应该说说。他是老老实实受苦人，也应该说说。”他朝着他爹说道：“你老人家也思谋思谋，一个受苦人，劳动了多半辈子，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忽然分到七亩顶好顶好的土地，他怎么不爱它。他是从心里眼里爱那七亩土坷垃呵！垒地堰，栽马兰，打死花公鸡，不愿意入社，都是因为他太爱他那七亩土地了。他只怕这七亩土地再丢掉呢！你老人家也想一想，咱的地界上不是也栽着一块很大的地界石吗？南边的地界上不是也栽着黄花菜吗？在种庄稼的地里栽上黄花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当一块活界石用，谁也挪不动呵！咱们都要替夫太伯想一想呢！”他又转向明顺：“你说说，你爹不愿意入社，不愿意把那七亩好土地拿到社里来是为啥？他是不是想过好光景？”

明顺说：“他日日夜夜想过好日子，恨不得从那七亩地刨出些元宝，发个猛财哩！”

国华说道：“对呵！他也是为了全家过好光景吧！他是寻不见好办法！你的性子太急了，咱们要等等他。不要只说他过去怎么短，要给他宣传宣传社会主义。要帮他向前看看。”

墙角里的那个圈脸胡的老汉说道：“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这话才像个话。”

那黑胡子老汉也说道：“这话是将心比心；是翻身的人说的话。明白人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说透了。咱也是想过更好的光景，

只是瞎使劲，没有向前看看，这话我信服了。”

那个花白胡子老汉高声说道：“咱明说了吧！咱就听不惯说我们是老顽固，国华今天这话，我听了起心眼儿里舒服。我这思想，听他这么一拨就亮了。”

人们都不说话了，静了一会儿，民校大门上的响铃“当啷”一声，国华扭回头来从窗玻璃上向外看时，夫太老汉披着湿漉漉的毛口袋，手里提着一张大锄跑出去了。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门底下躲雨的，谁也没有注意。

雨，仍然下着，仍然很大很紧。

三

雨，一直下到半夜才停下来。李夫太躺在炕上，还没有合眼，炕头上的烟灰磕了一大片了。身子很乏累，可是睡不着。昨天对进才老汉说了难听的话，明顺不听使唤，在民校大门口躲雨，听见的那些刺人的言语，还想到今年春天办社的事情，种茭子的事情，从头到尾想，想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想不通。各人守住自己那块土地能算是落后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呵！众人为啥说他的坏话呢？连自己的儿子明顺也和他不一心了。昨天黑夜还说他是老顽固，唉！真叫人伤心呵！只有国华能揣摩住他的心思！他是太爱那块土地了，爱得太狠了，死死地抓住那七亩土地不放，错处也许就在这里了，可是，这又有什么错处呢？不通，怎么也想不通。他的心里好像塞了一把麦糠似的，麻烦得不行，翻过来掉过去，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觉得得劲。于是，坐起来，又点着一锅早烟。

天麻麻亮，他就起来了，他拿了那张锄头悄悄地走出门来。他出了村，朝着他的地走去，他头也不抬，一气走到地头。雨也下透了，庄稼长得很好，谷子和茭子开始秀穗，玉茭也开了天花，正是要雨的时候，叶子上的雨珠，一颗颗像透明的珍珠。看看这黑黝黝的庄稼，夫太老汉一夜的愁闷一扫而光。再往前走，就到了麦地

了。刚才堡过的麦地，平展展躺在那里休息。他在亲手垒起来的堰上站了一会儿，看见有人在他的地里踏出了一条小路，他又生气了。他在大路旁捡起几枝圪针，埋在地头的小路上，一双手抓住他的山羊胡子，气愤愤地说：“放着阳关道不走，偏走小路。真是别扭种。”

他扛起锄头又往前走。再往前走就没有他的土地了。可是，他还是往前走。

往前走五六里路，就是张庄。两村土地紧相连。那里住着他的亲家张拴成，他是张庄农业社的社长，夫太老汉要找他说几句知心话，散散心里的忧闷。这条路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有过来了。大路两旁的茭子有两人多高，金皇后快要赶上茭子高了。越往前走，庄稼越好。前几天，听说县农场的双铧犁给张庄农业社耕地，他想来看看，也没有空。今天要问问张拴成，这家具到底怎样。走了一阵，走过大路两旁的庄稼，眼前现出一片光蛋蛋的平地，这块地总有好几百亩，连一根草也没有，想必这就是双铧犁耕过的麦地了。这可叫夫太老汉吃了一惊。地界看不见啦，马兰草和黄花菜刨了。他记得清清楚楚，就在这个地头上有过几棵当界石用的榆树，现在也不见了。这些地界是什么时候搬掉的呢？夫太老汉从来没有注意过。眼望着这大块的、新堡过的麦地，他发呆了。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来，在地头上走过来，走过去，心里不住地想：“我怎么没留心这回事，拴成老汉怎么不来给我说说，啊！怎么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年？这个老东西把我闪在后面了。”他像个小孩抓住麻雀似的高兴起来，突然，从他的嘴里冲出了一句话：

“这块地真好啊！”

他不打算到张庄去了。他立即往回走，他是快六十的人了，走起来还是挺利索。当他走到自己的地头的时候，这才发现了那地堰啦，马兰草啦，界石啦，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紧紧包围着他那七亩土地。多年来，看得挺顺眼的东西，如今看见就像眼中钉一样，

真真是不顺眼啦！在他的地头上，没有停脚步，一直向村里走来。他看见大路两旁地棱、地堰、界石等等，没有一样入眼的东西。就连那人人称赞的金皇后也不如张庄农业社的长得好。他三步并着两步走。在村口碰上了国华、进才老汉、明顺和金凤，他们每人都拿着家具。明顺满脸惊慌，他那落魄的样子把夫太老汉吓了一跳。明顺把手里的镢头往地上一扔，气得连话也说不出。

国华走到夫太老汉面前，说：“夫太伯，你不要为了入社作难，等上几年也是可以的。咱不是逼着人人社。”

夫太老汉说道：“不等了！不等了！我做下啥事情了，我越来越糊涂了。”说着他撂下锄头，就拿镢。

明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你真把我们吓死了。”

进才老汉也走过来，向夫太老汉解释：“夫太，咱是老一辈的人，要想开些，入社是自愿，可不能寻短见呵！”

夫太老汉不明白他们是啥意思，愣了一会儿，进才老汉才说明白：“天刚麻麻亮，明顺跑来叫国华，说你天不明就悄悄地走了。我一想，你这个人心地狭窄，该不是寻了短见吧！我们马上去找，井台台都走遍了，没有个影子，我们就出来了。”

夫太老汉听了，一阵心酸，不知道说啥才好，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我现在活得越有意思了。刚才我到张庄农业社的麦地头上看了看。这一看，把我想不通的事情，一下子就想通了。我一个人挡住众人不能往前走，咱还算个啥翻身户。”他对明顺说：“孩子，走，去刨地堰。今年种麦子不是要集体种吗？啊！先刨咱的地堰，马兰草也刨了。孩子，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是迷了窍了，我是一时的糊涂。”

他们向着夫太老汉的麦地走去。夫太老汉走在最前面。走到地里，他举起镢头，朝着那膝盖高的地堰就是一镢头。他挺起腰来，对国华说：“国华，要发动人人社的人都把地堰搬倒才行呵！”

国华站在地堰上，说道：“是的，是的，一定要发动大家搬倒。

才好使唤机器。”他指着四周的土地说下去：“夫太伯，你看，都入了社，搬了地界，你就不只是这么一小块土地了，几百亩地，几千亩地都是咱们的啦！”

夫太老汉瞅着广阔的平原，那些方格小块地好像已经连成一片，在他眼里，界石、马兰、黄花菜都不存在了。

太阳就要出山了。一转眼的工夫太阳就从太行山的背后爬上来了，这雨后初升的太阳呵，慢慢地升上来，升上来……

苦海求生记*

一 勾子军强占峪口

阎锡山、老汉奸，伪军是他一手编，
打内战、抢地盘，害得百姓活命难。

峪口村坐落在晋绥边区东边边缘上。往西走十里爬山是丁家峁。往东七八里是水泉镇，镇上住的勾子军常出来勾人勾东西。峪口村就成立起民兵，另外，还有一排八路军住在这里，专门对付勾子军。

峪口是丁家峁的一个自然村，只有六七十户人家。这村有个地主叫杜献珍，外号叫毒蝎子，日本人在时，他叫他狗腿狗不理当村副，他撑后台。几年工夫，家产一天多一天，村西头两处院子，都是三四年前修起的，石灰院墙，三进三出。靠前街的那处院子门前，挂了块匾，上写“质直气义”四个大金字，是日本人在时逼上众人送的。年时八月间，八路军解放了这村子，众人闹反讹诈斗争，他讹来的二百多垧地都归了原主，大金字牌匾也叫众人捣烂，当柴烧了。自那以后，毒蝎子的毒气消了些，除了偷偷地造点谣言，也不常出头露面了。

这村不在大路口上，却常有难民经过这村小路上山。难民多半是受不住阎钵子的压迫逃出来的。一天早晨，从东边又来了一

* 本文为作者与邵挺军合著。

群难民，男女老少，有的披了些破毡烂片，有的手里提个小锅子，个个面黄肌瘦，有几个十来岁的女娃娃，身上只裹了些破布条子。有一个难民婆姨坐在地上，怀里抱着小娃娃，就哭就说：“这下可逃出那鬼地方啦！”峪口的老百姓见了这种凄惶情景，有的流眼泪，有的围住难民问长问短，难民正叙说阎钵子实行“兵农合一”作害老百姓的情形，忽然听见有人问道：“这是干甚的？捉住偷谷贼啦？”问话的这人是王金锁，本村农会的一个小组长。他一边问着，一边走进人群中一看，急忙自语道：“唉！这是难民嘛！”他又掉转头向众人说：“难民有甚好看的？各人快回家拿些吃的来，你们不看这难民老乡都饿得只剩皮包骨头了！”众人听了，都抢着跑回家去，有的拿了几个窝窝，有的端了两碗稀饭，金锁拿来一些热腾腾的米黄，还有一罐子菜。难民见众人热情招待，都说还是八路军地方好，又说生在八路军地方有福气。金锁说道：“老乡可不要说福气不福气。前几年，我们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年时八路军来把日本鬼子的枪缴了，我们才活出来，这一年工夫，我们才算喘了口气。你们早来上一年，这米黄，不要说吃了，就是想看两眼也没个看处！”难民们一面吃着，一面听金锁讲解放的情形，难民婆姨听着听着，就忘了吃。金锁忙说：“不要忘了吃么，放心吃吧，吃着听着两不误。”跟着他又说起翻身的情形，正说得起劲哩，毒蝎子挤进人群里来，他一看是帮难民，就说道：“一群讨吃鬼，有甚看头，还值得大惊小怪！”毒蝎子说罢，鼻子一歪“哼”了三声，又挤出去了。金锁见毒蝎子那个势，就站起来喊住他：“杜先生，这些人不是讨吃的，是难民，阎锡山逼得活不出去，才逃来这里的，众人们刚才帮助了些吃的，你也帮助些吧！”毒蝎子已经好久不和村里人打交道，听说叫他出东西，真比割他一刀还难受，就对金锁说：“你们翻身户，有东西往出拿，我这倒塌户，要甚没甚，叫我拿甚？”金锁说：“自愿吧，帮助难民老乡也是件好事！”毒蝎子说：“好事歹事与我不相干，我没那么多东西给这些讨吃鬼！”金锁说：“这都是难